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梁清洙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 起昭陽單閼四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有九月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宣和五年夏四月癸巳金使楊璞齎誓書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 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山府燕

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朝廷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說尼瑪哈不當與我全燕尼瑪哈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交燕畢金主於契丹漢兒兩府中攜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濼度夏且聞天祚北走塔坦經營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掠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

以歸金主既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俟已熱遂大病而
城外營寨日夜爲燕之鄉兵刼撓因罵伊都曰汝勸我
來此今外寨不安四面皆山大兵若在網羅中如何得
歸乃大毁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時使有
語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
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莫敢言也　壬寅金薩
里雅布齋御押燕山地圖至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
姚平仲共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而還　乙巳童貫奏

撫定燕城丙午王黼等上表稱賀　戊申金使楊璞同
盧益趙良嗣等至齎國書并誓書以進　庚戌曲赦河
北河東燕雲路時山後雲中路地尚未得也而赦乃先
及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　五月己未以收復燕雲
賜王黼玉帶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進宰
執官二等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為少師趙
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夏國王乾

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迪里等
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蕭軍北遣使册乾順為夏國
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迪里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
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柰社稷何
乃共刼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
帝改元神歷以迪里為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
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金斡里
雅布趨天德聞夏人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

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左企弓等為金部燕人東徙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免我遷者非公而誰瑴遂名官屬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

穀曰此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台而問之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其十罪而殺之仍稱保泰三年畫天祚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止稱遼官秩以榜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石改名安弼與三司使高履改名黨者詣燕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㲼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速招致毋令西迎天祚

北合蕭斡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赴闕以聞帝以手
札付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𣪍内附𣪍乃遣人持書
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
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朝廷又聞
還民得歸亟詔安中度加恤録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
姓田租三年𣪍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欵焉　乙丑詔
正位三公立本班帶節鉞若領他職者仍舊班著爲令
癸酉祭地于方澤　六月丙戌張𣪍遣人詣安撫司納

土金人聞彀叛遣棟摩將騎二千來討彀率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彀即妄以大捷聞宣撫司　乙未詔今後内外宗室並不稱姓　戊申領樞密院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　秋七月戊午以梁師成為少保　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帝意王黼梁師成遂薦譚稹為宣撫是日起復稹為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之地已未詔童貫依前太師神霄

宫使致仕　庚午王黼等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不允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不見　乙未郭藥師大敗蕭幹于峯山燕京既陷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鋭甚有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擊破其衆乘勝窮追過

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
渤海五千餘人生擒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
契丹塗金印等幹逋去尋爲其部下巴爾達喀所殺傳首
河間府詹度上之　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　壬
寅太白晝見　先是金主次鴛鴦濼有疾至烏爾圖驛
召其弟諳巴貝勒武奇邁赴行在至是會于渾河北率
宗室百官上謁戊申金主殂年五十六考異宋史徽宗紀宣和五年五月金主阿固達殂長編亦云遼史天祚紀又竄入明年皆誤也今從金太祖太宗紀九月癸丑喪

至上京葬宫城西南寧神殿丙辰武竒邁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上尊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後改葬睿陵又改葬大房山仍號睿陵辛酉大饗明堂　冬十月乙酉雨木氷　壬寅罷諸路提舉常平之不職者　是月京師地震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瑴為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彦張鈞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令李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筆付瑴弟令面授之　遼雅里死蕭迪里等復立

耶律穆爾為帝穆爾聖宗孫也尋與迪里為亂兵所殺

十一月乙卯以鄭紳為太師　癸亥詔國子監刊印

御注沖虛至德真經頌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

也　丙寅幸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

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

門以還内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

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

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諸路漕臣坐上供錢物不足

貶秩者二十二人　丁卯王安中譚稹加檢校少傅郭藥師為太尉　壬申王黼子弟親屬推恩有差　是月金遣斡里雅布督棟摩攻平州會張瑴聞朝命將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朝廷所賜詔旨瑴挺身走欲間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將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瑴母及妻已為金人所戮并得瑴弟所懷御筆金人大怒自是歸曲朝廷瑴道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

宣撫司取毀宣撫司具奏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毀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恐啟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并毀二子送于金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毀即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名為王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張令徽等由是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乙巳金使高居慶楊意來賀正旦　朝

建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晟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恊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旣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是歲秦鳳旱河北京東淮南饑

遣官賑濟
六年春正月癸丑遣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使歸國
尋兼祭奠弔慰使 戊午置書藝所 癸亥藏蕭幹首
于太社 庚午勒停人蔡絛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宫
癸酉御內東門别次爲金主旻成服 遼主趯都統瑪
格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瑪格被執瑪克實來迎贐馬
駞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之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
古迪里部以都點檢蕭伊實知北院樞密使事封瑪克

實為神于越王　二月已亥躬耕籍田　丙午詔自今非歷臺閣寺監司郡守開封府曹官者不得為郎官卿監著為令　尚書左丞李邦彦以父憂去位　遼耶律遥設等十人謀叛伏誅　三月已酉朔以錢景臻為少師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不易致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大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　閏月辛巳皇后親蠶
京師河東陜西地震宫殿門皆揺動有聲河東陜西

尤甚蘭州諸山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

詔右司郎中黄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帝意乃安遷

潛善爲户部侍郎　夏四月癸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

第出身八百五人　丁巳起復李邦彦爲尚書左丞

五月癸卯金使來告嗣位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

東山東之力以往餽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

路皆困六月壬子詔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閩廣措置調

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

違者從軍法用王黼言也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斂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戊子遣著作佐郎許亢宗等如金賀嗣位　丁酉詔應係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甲辰詔置璣衡所以黼及梁師成領之　初耶律大石自金歸遼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

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遼主既得大石及居烏迪里部又得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大石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伊實及博勒果自立為王率鐵騎三百宵遁　遣校書郎衛膚敏如金賀生辰膚敏言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彼遣使而吾反

先之於威重已闕萬一彼使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帝以為然洎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夏人舉兵侵武朔二州地界宣撫使譚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耒即退聽金人怨朝廷納張瑴又以稹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臣陳翊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臣蘇京等絶山後交割意朝廷咎稹措置乖方童貫蔡攸又共排稹八月乙卯責授稹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 以童貫領樞密院代其

任時遼天祚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天祚許允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是行出太原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地土實以密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　九月乙亥以白時中為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辛巳大饗明堂　丁亥以趙野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宇文粹中為尚書右丞開封府尹蔡懋

同知樞密院　庚子遣校書郎賀允中等如金賀正旦
庚寅金使布察古等來致遺留物　冬十月庚午金使
來賀正旦　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其帶職人並令
封至朝官許蔭贖私罪為官戶　詔有收藏習用蘇黃
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癸酉詔內外官
並以三年為任治績著聞者再任永為式　冬十一月
丙子太傅王黼致仕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
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

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帝幸其第覿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彦素與黼不恊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奸邪專横十五事遂命致仕其黨胡松年等並免官太白晝見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説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剥横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

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帝然其言丙戌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内侍職掌事干宫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　壬辰詔監司擇縣令有治績者保奏名赴都堂審察録用毋過三人　童貫遣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尼瑪哈軍擴等至雲中府會尼瑪哈已歸國留羅索權元帥遣人來諭庭參

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羅索曰譚宣撫時使人庭參我
擴曰譚稹以凡庸不知故事爲朝廷所黜數往返辨論
最後羅索遣高慶裔來曰二覲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
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諳闍不敢專兼
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亦難以
便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㲉之罪本朝已斬
首函送其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
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别無經畧及交蔚州復縱

軍馬攻取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户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即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曰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㲄邀索職官民户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貫不能用　十二月甲辰朔詔太師致仕蔡京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僉書毋致勤勞　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　丁未詔内外侍從以上各舉所

知二人　癸亥蔡京落致仕頋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王黼既罷白時中李邦彥作相京黨闕然以爲宰相望輕朱勔因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凡四當國年已八十目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凡京所判皆季子絛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爲姦利賞罰無章出入紛紜絛妻兄韓梠者驟用爲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文書以從遣使四出誅求

採訪喜者令薦之否則劾之中外搢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領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條復效之創置宣和庫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大觀庫及榷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樁為天子私財時中邦彥等奉行文書而已此據長編所載朱勝非閒居錄修入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兵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

萬又有張廸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託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命內侍梁方平討之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踈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為盜者仍給復一年　癸巳詔罷諸路提舉常平官屬有罪當黜者以名聞仍令三省修已廢之法　遣禮部員外郎邵溥送伴金使　党項舒和擒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

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北護衛太保蘇哲以貂裘帽進途次絶糧蘇哲進麨棗欲憩蘇哲即跪坐倚之假寐蘇哲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田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遥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舒和掄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甲辰復置鑄錢監　詔御史察贓吏　巳酉雨木冰　庚戌詔京師運

米五十萬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親往措置　壬申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言招安羣盜張萬仙等五萬餘人詔補官犒賞有差　是月遼主延禧行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羅索所獲遼亡天祚之在夾山也朝廷數遣使誘之往來皆由雲中金人盡知其事顧常以力不能入夾山為恨唯恐其不出出必得之而天祚畏尼雅滿據雲中以扼其前久不敢出一日忽報尼雅滿歸國羅索代為元帥天祚用是坦然遂領所得契丹韃靼

等衆并携其后妃二子及官屬南來如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羅索忽以大兵遮其歸路一擊而天祚之衆大潰勢不得還且畏中國不可伏乃亟走舒和掄帳中金人既破舒和掄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而中國違約招徠今又藏匿不出我必欲得天祚也貫辭以無有又遣使廹促語大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捜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息

史臣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叡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遘弑逆而神器不揺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内修政事外拓疆宇申固隣好四境乂安降及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集内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至土崩良可哀也

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袞崇烏魯崇烏魯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思共救君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於是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

先遣書回鶻王必勒哈曰我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今我
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即迎至
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駞羊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
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財
畜不可勝計軍勢曰盛至塔什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
號呼拉沙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
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額哩埒
耶律松山等將兵攻其右蕭哈拉布耶律穆蘇等將兵

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奇爾愛雅文武百官冊 立達實為帝以是月五日即位改元延慶號葛爾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遼既而追謚其祖曰嗣元皇帝祖母曰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為昭德皇后 三月癸酉朔雨雹 甲申知海州錢伯言奏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 先是童貫嘗問馬擴常勝軍且為患欲消之如

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女真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衆止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於陜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為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燕山與藥師對一駐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衆進有所依退有所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

易得我當徐思之是月辛丑貫自太原真定瀛莫入燕山牗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辛興宗真定王元河中楊惟忠大名王育令招逃卒遊手人爲軍從之盖用擴言也　夏四月丙辰降德音于京東河北路庚申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蔡絛既擅權用事其兄攸愈嫉之白時中李邦彦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奸私事帝怒詔安置韓梠於黄州罷絛侍讀提舉明道宫尋又毁絛賜出身敕時中等欲因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

志帝乃命童貫與攸同往取謝事表京置酒飲貫攸酒方行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譏譖者貫曰不知也京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為公皆竊笑蔡攸同往取表據曲洧舊聞修入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　復州縣免行錢　戊辰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名虛而勿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五月丁亥詔諸路帥臣舉將校有才畧者

監司如守令有政績者歲各三人　乙未遣奉議郎舒
宸中如金賀生辰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　六月辛丑
朔詔宗室復著姓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
胙土錫以王爵丙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加蔡攸太保
　戊申詔臣僚輒與内侍來往者論罪辛亥慮囚　癸
亥詔吏職雜流出身人毋得陳請改換　乙丑罷減六
尚歲貢物　是月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少從學
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

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
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
列者見之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年既老羣賢凋喪
畧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
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
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
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權貴吾欲為元
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毋還其書不荅蘇軾嘗評元

祐人物曰罷之真鐵漢罷之安世字也　秋七月庚午朔詔士庶毋以天王君聖為名字及以壬戌日輔臣梵香　是月熈河蘭州河東地震熈河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河東義勝軍叛　八月癸卯金西南北路都統鄂囉以遼主延禧至來流河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見金主遂降封為海濱王以蕭穆爾之忠甚加禮遇　九月壬辰金使李孝和等以天祚成擒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金將舉兵先使覘我

也時河東奏尼瑪哈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帝頗信之詔趣貫行無留乙未詔吉州安置聶山復朝散郎乘驛赴闕時金人欲犯中原其謀已深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紿我然諜報已詳於是預謀雲中守蔡攸乃薦山遂召之　是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都城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

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
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初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清化縣榷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刼掠
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使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
權等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奏
朝廷兼關合屬去處而大臣謂郊禮在近匿不以聞恐
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未嘗留
意廟謀也冬十月己亥賜金告慶使李孝和等宴初張

虛白嘗醉枕帝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帝輒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至是宴金使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臥在海上築宮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帝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後幸青城始悟其言此據曲洧舊聞

辛亥賜曾布謚曰文肅　戊午罷京畿和糴　十一月乙亥遣使如金回慶　童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使尼瑪哈軍諭以得吉且交蔚應飛狐靈邱餘悉還金仍覘其國有無南侵意擴等至軍前尼瑪

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禮禮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先帝與趙皇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畧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上深悔之顧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應飛狐靈邱之地尼瑪哈笑曰汝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復何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吾自遣人至宣

撫司矣金人自擒天祚之後雖爲劉彦宗伊都輩所怵
然意尚猶豫會隆德府義勝軍二千人叛降于金具言
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率
五百餘人見尼瑪哈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
張令徽劉舜仁之徒以張㲄故皆觖望由是彦宗伊都
輩力勸金人言南朝可圖仍不必用衆因糧就兵可也
故尼瑪哈決意入寇而有是言翌日館中供具良厚薩
里穆爾笑謂馬擴曰待使人止此回矣　丙戌祀圜丘赦

天下　庚寅以保静軍節度使种師道為河東河北路
制置使　十二月戊戌金人陷檀州　己亥馬擴等自
雲中回至太原以尼瑪哈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
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金人深
憾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
擴固嘗闗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隄防然貫先
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陷薊州朝廷以故事遣吏部
員外郎傅察迎金賀正旦使于玉田縣時金已渝盟或

勸之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
遇斡里雅布促之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
愈植立不顧曰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遂殺之察堯
俞從孫第進士蔡京當國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
荅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温談笑而已
及倉卒殉義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
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縶諸土室凡兩月
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　壬寅金使王介儒

薩里穆爾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敎渝盟諸事其語倨甚童貫厚禮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薩里穆爾曰軍已興何用告為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敵也薩里穆爾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憚則不長驅矣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遣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存宋朝宗

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參謀宇
文虛中等謀赴闕禀議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
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
摇是棄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
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
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地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
乙巳遂逃歸京師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
及臨事乃畏縮畏慑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　初

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常勝軍士横暴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而知燕山府王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於是良械精甲藥師令其部曲持以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慮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

邊陰察其去就欲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
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
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
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迴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
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
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
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
輒不省詹度亦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始詔遣官

究實而金兵已南下斡里雅布至三河靖遣藥師及張之
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斡里
雅布至燕山藥師率軍郊迎之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
副使李與權以降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
里雅布既得藥師盡知中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
矣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
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約十萬餘人官
給錢米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

譏而怒官軍又輒罵辱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至武州漢兒亦為内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及至忻州州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尼瑪哈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金斡里雅布引兵向闕令所過州縣毋得擅行誅戮　乙

卯斡里雅布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丁巳皇太子除開封
牧修蕃衍北宅令諸王子分居十位　戊午金人圍中
山府詹度禦之　是月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排方
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帝時已有内禪意矣　己未下
詔罪已其畧曰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
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
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
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

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詔守文虛中所草也又令中外直言極諫郡邑率師勤王募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從官以上月廪罷道官并宫觀撥賜田土及大晟府教樂所行幸局採石所凡釐革弊端數十事詔草既進帝覧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

豫者初童貫得金茹越寨牒及開拆乃檄文其言大不遜貫不敢奏至是詔草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彦謂不若進此以激聖心從之帝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内禪之意遂決　遣通直郎李鄴使金諭以將内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帝遂創小使之禮令大臣見之於尚書省廳事纔就位遂大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彦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荅

徐問如何可告綏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絛說攸曰此覘我耳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彼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與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鄴奉使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内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為金字牌子以授鄴　先是有旨幸淮浙詔集從臣赴都堂問計給事中直學士院吴敏入對于玉華閣下曰願請間

帝顧羣臣少却立敏曰金人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詔除戸部尚書李梲守建康敏率給舍詣都堂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梲遂罷行及太子除開封牧帝去意益急敏於是奏曰聞陛下廵幸之計已決有之乎帝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金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國必破帝曰然奈何敏曰陛下定計廵幸萬一守者

不固則行者必不達帝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
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帝稍開
納敏曰陛下能定計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
定威福未行敵至無益也時金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
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為期帝嘉許敏遂以劄子薦
太常少卿李綱曰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
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為敏言上宜傳位如天
寶故事與敏意合故薦之帝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

庫先是綱上禦戎五策其一曰正已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恵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翼日復刺臂血上疏請之帝乃除敏門下侍郎輔太子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金人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宰執

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一再
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書曰皇太子桓可即皇
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可呼吳敏來作詔敏
承命以詔草進帝左書其尾曰依此甚慰懷　以宇文
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河北東路宣諭使虛中初為童
貫參議官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
上書極言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兵
南下虛中隨貫還朝勸帝下罪己之詔以感動人心至

是詔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内衛京城遂命虛中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道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下詔内禪皇太子即位于福寧殿　辛酉始御崇政殿太宰白時中率百官入賀曰有五色暈挾赤黄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　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是日金人犯濬源府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廸實草赦文

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為疑士論非之

立妃朱氏為皇后　以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南仲

帝東宮舊僚也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

守濬州河橋以金兵漸逼故也軍士行者往往上馬輒

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　甲子太學生陳東

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

賊大畧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隂謀於内

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

結怨於二邊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是月金斡里雅布陷信德府尼瑪哈圍太原府詔京東淮西募兵入衛　燕山都監武漢英從斡里雅布入寇見掠得中國人皆不殺行將至真定漢英説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戸曉謂如某等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斡

里雅布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部漢英遂
徑走闕下具以敵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
獨西兵可用耳今以尼雅滿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絶西
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里雅布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擣
東都二軍相會而後逞其不遜未知何以禦之時方内
禪而漢英適至大臣憒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决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
宮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后居擷景西園上皇將出居

龍德宰執率百官起居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吳敏曰言錯者誰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衆雜至不及記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有欲稱嗣君者仍密諭李邦彦曰師成也乃以邦彦爲龍德宫使蔡攸副之　詔改明年元曰靖康太常少卿李綱上封事言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鉏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　乙丑

召對于延和殿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帝迎謂曰
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叙
謝訖因奏曰今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禪之意
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
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
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
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
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遂告以舊約全歸燕

雲故歲幣視遼增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
國家敦示舊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
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
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至堅
不為浮議所摇可無後艱也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帝
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史臣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
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

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啟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簒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

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為宋承熈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帝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六月凡半年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於坤寧殿初名亶封韓國公明年六月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甲午更名烜十一月丁亥又改今名大觀二年正月進封定王政和三年正月加太保五年二月乙巳立為皇太子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開封牧庚申受內禪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受羣臣朝賀退詣龍徳宫賀道君皇帝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是日金人犯濬州内侍梁方平領兵在黄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北來旗幟燒斷橋纜陷没凡數十人敵因不得濟方平既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初敵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盃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具言州縣無備其後金人邀取金繒暴掠宫禁事

旨藥師導之也　已巳下詔親征令有司並依真宗幸
澶淵故事命吴敏為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兵部
侍郎李綱知開封府聶山為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
司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參酌祖宗舊制罷
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處　以吴敏知樞密院事吏部
尚書李梲同知樞密院事　是日聞濬州不守夜漏三
鼓道君東駕東幸出通津門　朱勔放歸田里責王黼
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賜李彦死仍籍其家貲

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棁副之聶山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

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帝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帝顧綱曰卿可與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詣東壁觀城壕回奏延和殿帝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

在此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爲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據也帝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黙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畜養大臣葢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

甲恐不足以鎮服士卒帝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帝即命除綱右丞時宰執猶守避敵之議乃令綱與梲為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

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帝意頗回而内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帝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帝顧謂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受命與棁同出宿于尚書省中夜帝復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將升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

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廵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始命輟行綱傳㫖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帝降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

門官宣諭六軍將士皆感激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曹矇副之置司于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朝議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　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罷以李邦彥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王孝迪為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蔡懋為尚書左丞　壬申金人渡河遣

使督諸路勤王兵入援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
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
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
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監司州縣官率皆數
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
運使宋㬇是京子攸妻黨貫昨討方臘市恩亦衆兼聞
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
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

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　癸酉金斡里雅布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自虜騎叩河梁方平焚橋而遁敵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復隊伍既據牟駝岡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琯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

宣得渡哉是日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
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摘
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權木及運蔡京家山
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迫旦始定自帝御樓
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
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
櫓挂氈幕安砲座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櫑木備火
油凡防守之具畢備四壁各以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

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肆習之以前軍居通居門外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占樊家岡使敵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敵抵城下矣　以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高世則副之望之奉命即行少頃金亦遣吳

孝民來舉鞭與望之遥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等縋城下入何灌帳中孝民亦至言欲割大河為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辯論久之孝民不荅遂與望之俱來甲戌望之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孝民言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議和帝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帝不許命李棁奉使望之世則副之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帝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敵氣太鋭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

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李棁柔懦恐誤國事因言敵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若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綱既退棁與望之再對帝許增歲幣三五百萬兩免割地次論及犒軍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棁押金一萬兩及酒果賜斡里雅布使人至斡里雅布南嚮坐見之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

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為趙氏宗社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綵各以千萬計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稅等不敢有言第曰有皇帝賜到金萬兩及酒果斡里雅布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保努等來言南朝多失信須一親王為質割地必以河為界望之但許增歲幣三百萬三保努不悅而退是日金人移壁開

遠門　以吏部尚書唐恪同知樞密院事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帝命綱督將士扞禦綱請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渡壕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坐砲及之而金人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紛紛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敵又攻陳

橋封丘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帝遣中使勞問手劄襃諭給内庫酒銀碗絲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夘至未申間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敵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邱扶溝鄢陵僅存敵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隣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敵營斡里雅布約見之引李鄴沈琯於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

萬疋衣段百萬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爲質出玉帶玉篦刀名馬各一遣蕭三保努耶律忠王汭來獻夜到驛挩望之等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帝令與大臣言之是日燕山都監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琯等並歸自敵營　丙子避正殿減常膳　詔括借私家金銀有敢隱庇轉藏者並行軍法倡優則籍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

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

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之處即將所畀州府令歸金國從之命降詔三鎮　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帝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出質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即以為軍前計議使張邦昌高世則副之詔稱金國加大字命引康王詣殿閣見宰執李棁曰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至河耳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謂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之

財且不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僖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少遲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深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此事當徐議之綱復曰金人所須宰

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陛下顧更審處恐後悔無及帝不聽即以誓書授李鄴往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冀少延緩以俟勤王兵集徐為後圖也　庚辰張邦昌從康王詣敵營自午至夜分始達時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道君幸鎮江以兵部尚書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陷陽武縣知縣蔣興祖死之興祖常州宜興人也　壬午大風

走石竟日乃止　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兵未集金人氣驕甚横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無與為敵至是始懼游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矣　甲申省廉訪使者官罷鈔旁定貼錢及諸州免行錢以諸路贍學戸絶田産歸常平司　丁亥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初師道

被詔勤王聞命即行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雄陽聞斡里雅布已屯京城下或言賊鋒方鋭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其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

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李綱言於帝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師道平仲兩將聽臣節制帝不聽於是別置宣撫使令師道為之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隷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帝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壹

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行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村為盜所殺百姓遂謂之負國村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疋錢三千餘萬緡四壁蕩然初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府聶山方挾宿怨遣武士戕之民家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盜殺之議者以不正天討為失刑云　癸巳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彦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彦質同對于福寧

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張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太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吾勤王之師集城中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絶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盡力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

之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由高傑近收其兄俅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追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況數賊之

黨徧満東南皆平時陰結以為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陛下何為尚不忍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耶師成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廷試賜第仍令備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富商豪子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横賜糜費百端師成之惡如此而

至今不去羣賊倚爲奥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胡可得
哉乙未詔暴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授彰化軍節度副
使遣使臣押赴貶所行至八角鎮賜死初王黼嘗爲鄆
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䕶太子得不動揺及道
君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至是
陳東疏其罪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死　帝以敵索
金銀數至多欲取禁中珠玉以充折令聚寘宣和殿是
日李梲鄭望之入對命閲所列珠玉悉津致敵營　丁

酉李棁鄭望之至敵營敵先遣棁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敵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然後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要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家遛彼必不敢遠去𢬵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其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

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帝以其驍勇
屢召對内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議欲
夜叩敵營生擒斡里雅布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敵先事
設備故反爲所敗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
陽門與金人鏖戰于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
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刼寨已誤然兵家
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
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彦

等畏懦不能用帝滿意平仲必成功旣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敵所殲無復存者帝大驚遽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旣至殿門聞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帝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

令吴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　斡里雅布遣王汭來問舉兵之故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虚中知東上閤門使王球使金軍時虚中聞京師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虚中縋而入城帝欲遣使辯劫營非朝廷意仍就迎康王大臣皆不欲行虚中承命慨然而往　是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

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網為執政中外相慶而邦彦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縁沮敗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且邦彦等必須割地曾不思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後邦彦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金兵南向大梁不可

都况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耶邦彦等不爲國家長久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彦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彦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彦退朝衆數其罪嫚罵且欲毆之邦彦疾驅以免帝

令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偽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兵賊稍退令復職衆猶莫肯去方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内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内侍

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帝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撫衆又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學術黨籍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

定昌即山也帝嘗以其有同抗節之義故改名昌　癸
卯以著作佐郎沈晦從皇弟肅王樞使金軍以徐處仁
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乙巳
康王及宇文虛中張邦昌還自金營斡里雅布欲退師遣
韓光裔來告辭帝遣虛中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
往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
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有懼
心既得三鎮詔書又肅王為質遂不俟金幣數足引兵

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
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吕好問言於帝曰金人得
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
聽　丙午康王構為太傅靜江泰寧軍節度使　省明
堂班朔布政官　丁未日有兩珥　戊申赦天下詔諭
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
切寢罷　遣王球使金軍迎肅王　己酉罷宰執兼神
霄玉清萬壽宮使及殿中監符寶郎　詔用祖宗故事

擇武臣得軍心者為同知簽書樞密院邊將有威望者為三衙　以金人請和詔官民昔嘗附金而復歸本朝者各還其鄉國　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刼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帝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將士受命踴躍以行而宰相咎綱盡遣城

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徴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庚戌李邦彦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為少宰兼中書侍郎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為尚書左丞李梲為尚書右丞　辛亥詔監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宇文粹中罷知江寧府　癸丑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宫使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

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
吕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
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
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
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道邀擊之帝亦不聽始帝使翰
見師道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來訪所疑公勿
以書生之故不肯言師道乃曰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
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服之

癸丑澤州言尼瑪哈兵次高平初尼瑪哈聞斡里雅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相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陷忻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臻司録張彦遹死之確邠州宜禄人初徽宗即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大德廣言

路容直諫及守隆德聞金人南下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書累上不報金兵至確乘城固守敵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乃戰而死敵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尋以种師道為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援中山河間諸郡　贈右正言

陳瓘為右諌議大夫　甲寅侍御史孫覿言蔡京四任
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蠧國害民之政
祖宗法度廢弛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
風而公私蓄積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隂壞封駁之
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諌爭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塗
禁錮忠良悉為朋黨閨門混濁父子喧爭廝役肆為横
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
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

免而凶焰益肆覆出為惡怨氣充塞上干陰陽人心攜
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
赫然威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
又言方王師之北伐也童貫蔡攸為宣撫提數十萬之
師挫於殘敵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
非常之寵蕭后納款其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辭折
衷欲損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
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

力從而竭矣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謾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擕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為亂臣賊子之戒詔責授京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貫左衛上將軍致

仕池州居住攸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　丙辰有二添星一出張宿入濁没一出北河入軫　辛酉梁方平坐棄河津伏誅　門下侍郎王孝迪罷命給事中王雲等使金　乙丑御殿復膳　丙寅下哀痛之詔于陜西河東　童貫等從道君南幸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言貫等為變朝廷議遣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

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閣待制宋煥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詔侍從言事　詔非三省樞密使所奉旨諸司不許奉行罷川路歲所遣使戊辰李梲罷為鴻慶宫使　己亥張邦昌罷為中太一宫使　以徐處仁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唐恪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㮚為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

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之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罷知青州以言者劾其議和之罪也　癸酉命趙野為道君皇帝行宮

奉迎使　丙子改擷景園為寧德宫錄司馬光後　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託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尼雅滿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及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彦奉使許地李棁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惟祖

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乃劄與三鎮帥臣　种師中以兵渡河上言尼瑪哈在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里雅布犯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里雅布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以徐處仁為禮儀使時用事者言道君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

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道君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道君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詣行宮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道君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序具以實對道君曰敵退師方在河何不邀擊綱曰以肅邸在敵中故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論此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

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皇帝傳位之初適當强敵入寇不得不小有變更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言道君意帝始釋然　乙酉迎道君皇

帝于宜春苑太后入居寧德宫　丙戌知中山府詹度

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知河間府陳遘並

爲資政殿學士知澤州高世由直龍圖閣賞城守之勞

也　丁亥朝于寧德宫詔扈從行宫官吏俟還京日優

加賞典除有罪之人廹於公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勿

復用前事糾言　庚寅姚古復隆徳府辛卯復威勝軍

壬辰有流星出紫微垣　甲午以户部侍郎錢蓋爲

陜西制置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

朱勔於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士論藉藉詔勔安置廣南籍没其財産　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乙未詔金歸朝官民未發遣者止之

左司諫陳公輔奏乞竄逐蔡京以慰天下公議制京青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徳安府安置子攸前去省侍

夏四月戊戌夏人陷鎮威城攝知城事朱昭闔門死之昭府谷人也初金尼瑪哈遣使夏國許割天徳雲内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

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昭力
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城遂
陷既而金固紳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
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己亥道君皇
帝至自南京帝迎于都門道君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
耿南仲議欲屏道君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
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
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

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乙下御史置對帝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願以公輔事下吏因求去帝不允　壬寅朝于龍德宫　癸卯立長子諶為皇太子　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　乙巳置春秋博士　戊申置詳議司于尚書省討論祖宗法度　已酉乾龍節羣臣上壽于紫宸殿　庚戌門下侍郎趙野罷　壬子知應天府杜充改知隆德府　金斡里雅布遣賈

霆冉企弓與王球俱來時球至中山望都驛追及肅王

斡里雅布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回故遣霆等來議　癸丑

詔開經筵　封太師沂國公鄭紳為樂平郡王　御史

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為亂階均犯大惡然

竄殛之刑獨加於黼而京貫止於善地安置罪同罰異

乃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

置　臣僚又言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

詔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姪汝楫等並各州居住　令

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采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甲寅种師道加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乙卯詔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務　丙辰詔有告姦人妄言金人復至以恐動居民者賞之　已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种師道薦河南尹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

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罷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壬戌詔親擢臺諫官宰執勿得薦舉著為令　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敕書　癸亥詔蔡京童貫朱勔蔡攸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循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　甲子令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已上舉

曾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者人二員　東兵正將占沆與金人戰于交城縣死之　乙丑詔三衙并諸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并豪俊奇傑衆所推服堪充制將領者各五名　五月丙寅朔朝于龍德宫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丁卯詔天下有能以財穀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戊辰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蠧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
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
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
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
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不作露
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
以自奉不爲過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則竭天下以自

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以應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實安石自奉之說啟之也其釋凫鷖之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致蔡京輩遂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奏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

習用王氏之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時言目爲邪說羣論藉藉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
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
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
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庚
午寒　辛未監察御史余應求坐言事迎合大臣罷知
衛州　甲戌曲赦河北路　丁丑詔以儉約先天下澄
冗汰貪爲民除害援監司郡守奉行所未及者凡十有六

事　是日制置副使种師中與金人戰于榆次縣死之

時太原圍不解詔師中由井陘與姚古椅角師中進次

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尼瑪哈避暑

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

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

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

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

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

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會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方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贈師中少師　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高俅卒詔追削其官

辛巳損太官日進膳　甲申罷詳議司　壬辰詔天
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乙未詔姚古援太原　六月丙
申朔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羣臣朝賀　詔諫
官極論得失右正言崔鶠上疏曰詔書令諫臣直論得
失以求實是臣以為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
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
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

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
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
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
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黄庭堅之文
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
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大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章
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
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

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瀰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初鷗以上書邪等屏處十餘載及帝即位起為右正言至是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固求去乃予祠命下而卒　戊戌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以知樞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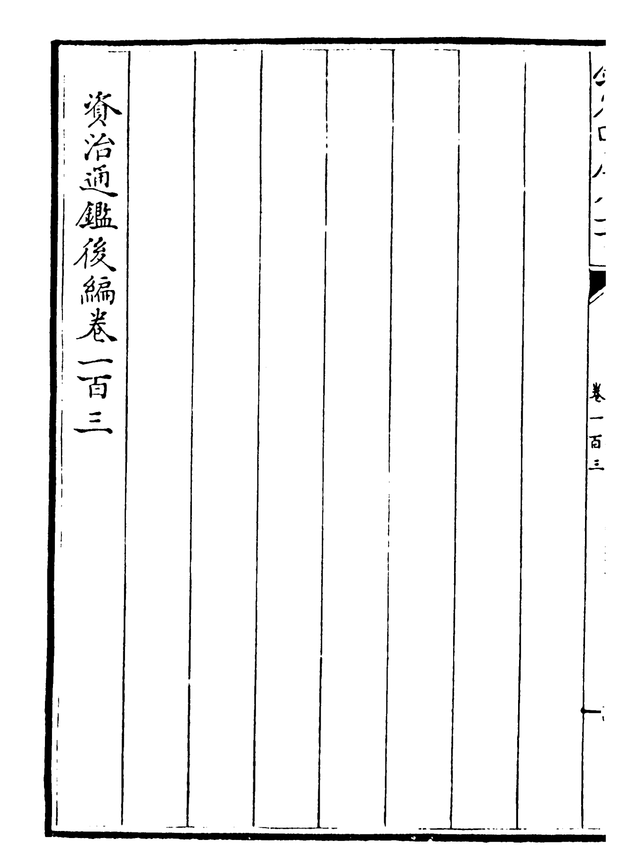
院事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援太原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八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主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堅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

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言寇攘外患可除小人在朝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

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
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
全君臣之義帝為感動陛辭又為帝道唐恪聶昌之姦
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太白犯歲星　壬寅詔令日
政令惟遵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羣臣庶士亦當
講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
濟中興　癸卯以鎮西軍承宣使王稟為建武軍節度

使錄堅守太原之功也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
罷為醴泉觀使　乙巳左司諫陳公輔責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
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
陷後必敗時宰益怒故有是責　壬子天狗墜地有聲
如雷　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于張　辛酉熙河
都統制焦安節坐不法李綱斬之　壬戌姚古坐擁兵
逗遛貶為節度副使安置廣州　是夕彗出紫微垣長

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金人將衰非中國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説　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于金一依事遼之禮金遣伯淑報使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絶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